

一闪一闪 亮晶晶



林正盛
等著

一闪一闪

亮晶晶

YISHAN YISHAN LIANGJINGJING

林正盛
等著



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
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闪一闪亮晶晶 / 林正盛等著. — 北京: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0.10
ISBN 978-7-5656-0204-7

I. ①一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07342号

© 林正盛 韩淑华 林怡欣 吴昭典 廖芳珍 李柏毅

* 本书由有鹿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出版, 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: 01-2010-2267号

尊师园书坊 22

一闪一闪亮晶晶

- | | |
|------|---|
| 作者 | 林正盛 韩淑华 廖芳珍 林怡欣 吴昭典 |
| 封面画作 | 李柏毅 |
| 内页插画 | 李柏毅 李明沅 简志澄 马宇谦 周庭瑜 |
| 封面设计 | 侯诏铭 |
| 书系策划 | 侯亮 沐莘 |
| 责任编辑 | 李绮蓉 |
| 出版 |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|
| 地址 |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105号(100048) |
| 电话 | 总编室: 010-68418523
市场营销: 010-58802818
新华书店: 010-68418521 |
| 网址 | www.cnupn.com.cn |
| 邮箱 | zunshiyuan@hotmail.com |
| 印刷 |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|
| 版次 | 2011年1月第1版 |
| 印次 |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|
| 开本 | 700mm×1000mm 1/16 |
| 印张 | 13 |
| 字数 | 151千字 |
| 定价 | 31.20元 |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

◎ 推荐序

这些年来，我为儿童写童话故事，编导制作了不少戏剧给小朋友看，正因为刚发芽的心灵如果得到养分，就会长成美丽的大树。写童话、编导戏剧，就是我作为一个创作者，努力想要陪伴他们长大，不管我认识或不认识他们。林正盛和几位我素未谋面的朋友们，完成了《一闪一闪亮晶晶》的纪录片和书，我想，他们的心情和我一样。想要陪伴并且理解，倾听同时和他们互动，告诉小朋友和周边的大人们：世界并不完美，但世界可以因为我们的努力，变得更为美好。

黄春明

林正盛的《一闪一闪亮晶晶》不只打开了自闭症儿童的心灵世界；也同时打开了我们每一个人内在或多或少都有的“自闭”部分。

蒋勋

年纪愈大，阅历愈丰富，知识愈多，愈容易分别人事物的好坏、贫富、贵贱、身份地位，但分别心重，就容易有对立矛盾。若要平等对待所有人，除了时常培养爱心，在生活上的食衣住行，样样都得跟其他人一般，我们学习谦卑不特别，平等对待所有人事

物，和睦相处，尊敬花草动物、山河大地，只有服务利他，有了悲天悯人的胸怀，就能无私为公。当我们享福过好日子的时候，抬头仰望星空，是否能够分享所有？要让星星都发光，得先从自己的心发亮，因为，我们都是一体。

林强

之前因为“荣总93病房”癌症病童的真实故事，发起参与“LOVE LIFE”公益活动，让我了解到“活着”本身就是一份美好的礼物。之后我在小S的介绍下，认识了柏毅这个独特而不凡的人，而他与家人的努力，除了传达爱与梦想之外，也让许多人为之激励。在《一闪一闪亮晶晶》一书和纪录片中的每个人，都很努力地活出自己的样子，现在大环境不景气、许多人都活在失意沮丧的时刻，透过阅读这本书，你会看见生命的美丽光采。

陈建州

喜欢《一闪一闪亮晶晶》的还有：

作家、华人心理治疗与研究发展基金会执行长 王浩威

音乐家、台北艺术大学校长 朱宗庆

林口长庚医院儿童心智科主治医师 张学岑

作家、知名主持人 蔡康永

作家 简嫔

（依姓氏笔画排列）

以及：

小S、于美人、江美琪、侯佩岑、陶晶莹、张小燕、钮承泽、大嘴巴、阿KEN、纳豆等艺人，为您真情联名推荐。

◎ 作者介绍

林正盛

身兼导演与作家两种身份，“想要说故事”是他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曾获柏林影展最佳导演、金鼎奖最佳作品等。剧情片作品有《春花梦露》、《美丽在唱歌》、《放浪》、《天马茶房》、《爱你爱我》、《鲁宾逊漂流记》、《月光下，我记得》；纪录片作品有《老周老汪阿海和他的四个工人》、《美丽在唱歌》、《阿丰阿燕的孔雀地》、《我们的孩子》、《海洋练习曲》、《一闪一闪亮晶晶》；文字创作有《未来，一直来一直来》、《鲁宾逊漂流记》、《青春正盛》等。

韩淑华

台北艺术大学毕业，原本从事艺术展出策划推广工作，后来遇到一群生命性质特殊的孩子，从此快乐单纯地带着这些孩子玩颜色，自由涂抹线条色彩。未来希望能催生一所属于这群生命特别的孩子的学校，透过了解尊重他们特有的生命差异，引导开发出属于他们的天赋潜能，不但能安身立命，甚至美丽这个世界。

林怡欣

2005年辞去工作，自此之后的自我介绍很简单，就是“姓名”和“孩子”。常有人追问：“然后呢？”没有然后，就是认真在家带小孩，认真过自己，平实的妈妈。

吴昭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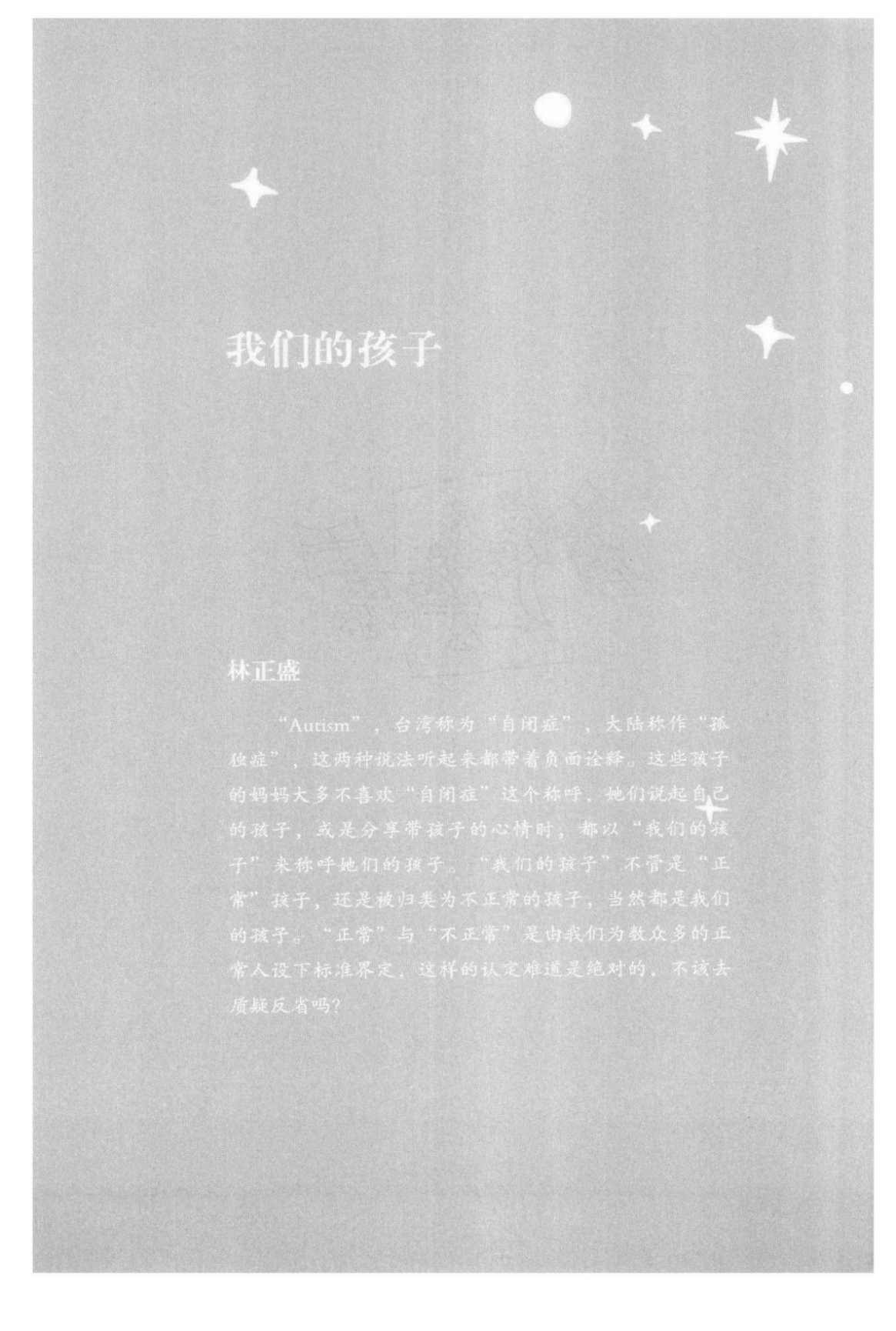
三十岁前，单纯做个努力工作、梦想每年能出国的女生。三十岁后，职场地点换到家里，工作伙伴变成儿子与老公，梦想也茁壮成为当个永远在学习的“星妈”！

廖芳珍

自从成为一个自闭儿的妈妈之后，让她从帮助朋友作人生规划的人寿保险顾问，转而设定人生价值，去帮助有自闭儿的家庭。虽然有身心障碍儿的父母，通常是“笑并痛苦着”，而她却常能“痛苦却是笑着”。

封面画作作者——李柏毅

现年二十岁的李柏毅出生于美国加州洛杉矶，四年前随父母返台定居。他在十八个月大时被诊断为自闭儿，家人从此展开与自闭症漫长的奋斗过程。他三岁时显露绘画上的特殊天分，九岁被鉴定为天才画家，十二岁首次开画展。学习语言的障碍使他仅能用简单的英语字句与人对答，但他透过鲜艳华丽的色彩，搭配豪放自如的线条，画出趣味盎然的人物、街景等绘画，阐述他那单纯、喜乐、丰盛的内心世界。



我们的孩子

林正盛

“Autism”，台湾称为“自闭症”，大陆称作“孤独症”，这两种说法听起来都带着负面诠释。这些孩子的妈妈大多不喜欢“自闭症”这个称呼，她们说起自己的孩子，或是分享带孩子的心情时，都以“我们的孩子”来称呼她们的孩子。“我们的孩子”不管是“正常”孩子，还是被归类为不正常的孩子，当然都是我们的孩子。“正常”与“不正常”是由我们为教众多的正常人设下标准界定，这样的认定难道是绝对的，不该去质疑反省吗？



我们的孩子

2003年春夏之际，我去了趟巴黎回来。

去巴黎是宣传电影《爱你爱我》，但当时刚离婚，生活空荡荡没有重心，宣传完电影后，就留在巴黎虚无缥缈，晃荡了一个多月才回来。回来时已是春夏之交，台北已微微起了暑气。久违了的台北，在微蓝暮色里闪动着点点灯火，温暖柔和地迎接我这异乡归来的游子。

回来了，就得面对无从回避的现实生活。最现实的就是钱，缴了房租就所剩不多。也许是不安快没钱了，也许是时差，始终睡不着。直到凌晨，打了通电话给一个夜猫族朋友。这朋友果然还没睡，还在工作室带学生剪接纪录片。

深夜凌晨，踏进朋友的工作室，迎面一个女子坐在电脑前剪接，我朋友正在一旁指导她。出现在电脑屏幕上的影像，是一位沉静坐在教室里清秀而端庄的小女孩，而且是个小美女。当她开口时，才发觉她语言迟钝含混，叙述逻辑怪怪的，令人难以听懂。我惊讶到底怎么了，这样美好的一个小女孩，怎么看也不像是有智能障碍啊！惊讶之余也心疼同情了起来。直到剪接的女子跟我介绍这位小女孩，才知道原来她不是智能障碍，而是台湾以“自闭症”称呼的孩子。

女子是绘画老师，她剪接影片里的小女孩叫怡初，是她的学生。

她以画画开发一群特别的孩子（她称呼为“我们的孩子”）的潜能。这晚在她的介绍下，我对这群“我们的孩子”有了较为真实的一点点了解，且在日后渐渐认识了更多这样的孩子。

随着时间累积对这群特别孩子的认识，终于敢自认了解他们，敢有信心着手拍摄一部属于他们的纪录片。2008年冬天，我开始动手企划他们生命故事的纪录片，取名为《一闪一闪亮晶晶》，因为这些妈妈们大都不喜欢他们的孩子被冠上“自闭儿”这个名称，而以“星儿”称呼他们的孩子。“星儿”意指这些孩子与生俱来无法懂得我们正常人的行为模式，而我们正常人也无法了解他们。于是他们难以接触靠近“正常人社会”，正常人社会也不懂、甚至不愿意接纳他们，双方仿佛隔着遥远的距离，而他们就像在天边闪烁的美丽星星。

然而，只要我们愿意用心去真正了解他们，就能懂得欣赏他们与生俱来的生命独特性，只要为他们提供一个善意的环境，他们将会在我们的生活周边挥洒着特有的美好灿烂，而不再是高挂在遥远星空，独自闪烁着无人知晓的光芒。

时间来到2009年春天，筹备工作就绪，终于进行纪录片拍摄。一开始拍摄，是跟拍沄妈带明沄去花莲。这是一趟三兄弟相聚的旅程，明沄搭北回铁路到花莲，阿谦从高雄搭南回转花东铁路到花莲，他们相聚在花莲小澄家，共度一个周休假期。明沄是“高功能自闭症”，就是语言跟行为能力是“我们的孩子”里比较好的孩子。阿谦被诊断为“自闭症”却又有“亚斯博格”特质的孩子。小澄未作医疗检定，很聪明，兴趣专注而固着，感情疏离，性格逃避，害怕输、失败、死亡，他是处在“亚斯博格”与“正常”边缘的孩子。因为妈妈们是好朋友，常常透过网络或电话分享带孩子的心情，讨论如何教养孩子，及疗育课程的种种。她们一起分享，也相互倾吐带孩子的喜悦跟辛酸，也就自然而然地渐渐带动他们孩子间的互动，学习朋友交往的模式，学习同侪关系。

这部影片记录了属于他们特有的生命状态，记录他们不同于正

常孩子的天真童趣，呈现他们单纯、善良、敏感且毫不隐藏地表达内心情感的动人模样。他们身上闪耀着不同于我们的生命光彩，为这个世界增添了光亮，丰富了色彩。

到了2009年深秋，拍摄工作结束，开始进行剪接。我跟剪接师不断被他们在影像里的样子，引得时而发笑，时而心痛，时而感动。影像里他们总是不按牌理出牌的思考、语言、行为与模式，在我们多数的正常人眼中看来，不免荒谬有趣，引人发噱哄笑，甚至哭笑不得，有时却又温馨动人，令人笑中带泪。

在剪接的过程中，想起最初认识他们时，我慌张失措地不知如何跟他们相处，如今他们已经可以一声又一声叫我“林大哥”。

回想起来，这段因缘真美妙啊！

当年从巴黎回来的深夜凌晨，造化摊派给我这个当时正处婚姻破碎，且即将没钱支应生活的人一段美妙因缘，我的人生因此再次转弯，走上了从未料想到的道路。

人生转弯，生命风景流动，展开新的美丽，奇妙美好的旅程。



爱玩颜色、爱画画的孩子

“我们的孩子很特别，男的帅女的美，他们很单纯、很直接、很敏感、很善良，只不过在他们出生时，老天爷好像跟他们开了个玩笑，忘了打开他们心里某个开关，使得他们天生不爱看人，不喜欢和别人目光交接，给人一种不太理人、对人反应冷淡、没有感情的感觉。其实他们不是没感情，只是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用目光、语言、肢体表达感情，而是用他们的画、音乐，用他们的创作作品表达感情。”这是我第一次在真实生活里听到关于“自闭症”的事。对我说这番话的人，是一位带这些特别的孩子玩颜色、学画画的女老师。

这位画画老师，叫韩淑华，孩子们都叫她韩老师。

认识那晚，韩老师给了我一本她那群孩子们的画册，里头的每张画，线条随性延伸，色彩无拘涂抹，令人惊喜！让我不禁猜想起这些孩子的脑袋里到底装了些什么？如何能这么自由不拘地挥洒色彩跟线条，这不就是最纯粹、最没有目的性的创作吗？“他们画的是他们内心深处那种无法说出来，说不清楚的那分感情。”韩老师这么对我说。

“他们不擅言语，不太会说，会说也说不清楚，于是他们用画的，画出他们的内心世界。”这是我对这些孩子的最初认识，在他们的画里感受到一种自我直观内心世界的创作纯粹性。

我以为启动创作的起心动念，应当是创作者内心深处极为纯粹的感情，一种幽微混沌于暗黑心底，连自己都难以言说清楚的内在情感。就是在这种纯粹情感的涌动里发想创意，若隐若现地浮现作品最初的样子。随后进行创作，直到整个作品完成，创作者都是在跟自己暗黑心底那种纯粹的情感相处，进行对话。也就是说，作品之所以动人，不就是以完成自我内心感情的表达为出发点，而化为作品引起共鸣，感动人心的吗？而这群特别的孩子，画画正是他们自我内心世界的纯粹表达，表达出他们无法说，或说不清楚的内心世界。

他们天生不爱理人，不太理会周遭环境变化，因而不懂得与人、与环境互动。他们固着于自己喜欢的玩具、游戏、故事书、影片……他们固着而不断重复玩着、听着、看着，因而给人孤独地活在自己世界里的感觉。于是父母家人、各种疗愈老师、艺术潜能开发老师围绕在他们身边，不断告诉他们这里不对，那里不好，这里要改，那里也要改，仿佛他们全身上下一无是处，需要彻彻底底地矫正改造，让他们成为像大多数“正常人”一样的人。

“这样做是对的吗？对他们是好的吗？”这是我刚认识这些孩子时心里的疑惑，这些特别的孩子和大多数号称正常人所规范建构的这个世界，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！难道只因为他们是那么的不同，

那么的异于我们为数众多的正常人，因而我们就以习以为常的行为模式、社会生活方式去要求他们，说是“为他们好”地教导他们，要他们融入我们正常人建构规范起来的生活方式。于是我们就围绕着他们进行疗育教导，设法导正他们的语言、行为、思考、感情的表达，导正他们跟人、环境，跟我们正常人社会的互动方式。一切都在“为他们好”之下，进行一连串无止无尽的导正。

然而，是否可能一不小心就同时导正掉了他们与生俱来特有的言语、行为、思考、感情表达方式，导正掉了属于他们跟这个世界特有的互动方式，最终导正掉的是他们对自己生命存在的价值，因此害怕畏缩于正常人社会的边缘，徘徊迟疑，裹足不前，导致他们无法融入社会，却又失去自我生命价值的信心，无法以他们与生俱来特有的生命状态，去焕发出属于他们的生命光采。

其实这些孩子的生命特质，在我看来恰巧是许多艺术创作者所共有的生命特质。他们不懂得也难以学会世俗的人际互动，而显得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，反映在创作上，却也是恰巧不懂，难以学会世故计算的创作手段，跟取巧讨好的创作形式，因而完全以自己内在感情，直觉直观地进行创作，将他们所思、所想、所感受的那种难以言语表达，而暗藏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感情状态，迸发宣泄在作品之中。

他们创作纯粹是感情需要出口，他们不懂得，也学不会故作献技姿态的艺术形式，更没有社会世俗虚荣作祟的目的地性创作杂质，他们的创作直接呈现内心的悲伤、欢喜、生气、恐惧……

这些孩子接触画画，是因为被颜色吸引，喜欢玩颜色。

“这是黄色，对不对？”明沄四岁，以含混不清的童稚声音问韩老师，接着将沾了颜料的画笔放进水杯里，看着颜色在水里晕开来，他眼睛明亮地看着，专注的目光很迷人。过了一会儿拿起画笔在调色盘上调色，自言自语地说着：“调一调，画在这边……”就在画纸上大笔一挥地画了起来。



“红色、蓝色、咖啡色、黄色、紫色……哇，什么都有！”二十岁的柏毅在他的画展中，指着他的画跟妈妈这样说着，一脸的阳光灿烂。

每次看这些孩子画画时专注的模样，看着他们乐在其中玩着颜色，很享受的样子，我就很感动，心中流过一股幸福暖流。



展开一场暗黑神秘迷宫的探索之旅

从这些孩子的画作里，我感受到他们内心感情的波动，渐渐了解他们其实跟我们正常人一样有情感需求，有着被了解的需要。于是经由了解这些孩子一张张画作，我似乎拥有一把开启他们内心世界的钥匙，得以进入他们暗黑心底神秘迷宫里漫长摸索，仿如一场探险旅程。

这场探险旅程，全无计划，毫无目的，是一时兴起而随性踏行的旅程。当时我正在筹备拍摄《月光下我记得》，工作忙碌无法分心，唯有偶尔跟韩老师见面聊天，听她说起这些“我们的孩子”的一些情况。他们异于正常人的行为和语言表达方式，常让我听得捧腹大笑，但笑过之余却为这些孩子的处境难过，心疼他们在这个以大多数正常人建构的社会里，如何能有容身之处呢？就这样在偶尔与韩老师见面聊天里，一点一滴累积对这群特别孩子的印象。

回想起来，所幸当时拍片忙碌，无法分心多想，甚至计划拍摄这些特别孩子的故事，而带着目的性去接触认识他们，也没时间阅读自闭症相关的书籍，所以没落入快速理论概念式的了解，让我得以在漫长时间里慢慢接触，在真实生活里和这群特别的孩子，展开一场相互摸索的探险之旅。

还真是探险啊！记得第一次去看韩老师上课时，我那手足无措

呆立的样子。那时我完全不了解这些孩子的行为模式，不知道该如何应对，害怕错误的应对会吓到他们、伤害到他们，因而经常处在不知下一步该如何应对的无措状态里。我甚至避开目光不敢多看，害怕自己会不自觉流露出同情的目光。

时间回到2005年夏天，认识韩老师已经过了两年多，在她口中听了许多这些孩子的情况。那时刚忙完《月光下我记得》的后制工作，刚好得了空闲，又得韩老师邀请，就怀着好奇心去拜访韩老师口中的特别孩子。我前往位于三重的“自闭儿潜能发展中心”，当我踏进韩老师的美术教室，迎面看到一个约莫六七岁，正埋首画画的小美女。我看着她，她却一点都没察觉我的出现。过了一会儿，我轻声招呼一句：“你好！”然后如石沉大海般得不到小美女任何回应，连目光都没有飘过我身上。直到在韩老师不断提醒要求下，小美女才将目光飘过我的脸庞，没有焦点地快速飘过就投向教室角落去。

我完全傻眼，一时不知如何应对，呆立片刻后，我鼓起勇气伸手轻拍小女孩肩膀想表达亲切善意，没想到当我的手拍触到小女孩肩膀时，她却迅速用力摆动身体，尖叫着逃开，像是极为害怕我的拍抚碰触似的。这时我完全呆住，全然的不知所措了！

我茫然地站在一旁，看着小美女在韩老师安抚下情绪又恢复稳定，继续涂鸦画画。安抚完小女孩后，韩老师以平常的语气告诉我：“她是触觉敏感的孩子，你轻轻一摸，对她却像暴风雨、土石流或是触电一样，本能反应地赶紧逃开。对我们的孩子来说，很多触感是一般人感受到的好几倍，肢体的接触在他们的感受里很可怕，很恐怖。”听了韩老师这番话，我稍稍释怀了，但仍无措呆立一旁，疑惑中带着心疼不忍地闷着想，眼前这小女孩到底怎么了？这样闷想呆立的我，试图在小美女随意涂鸦的线条与色彩涂抹里，寻找她此刻内心活动的蛛丝马迹，但却寻不可得，不禁怀疑自己可能对绘画没有慧根。就在我呆呆站着的同时，韩老师继续用一句一句简短的童真话语，耐心引导着小美女一笔一笔画下去。

初次面对，我满怀挫败。她就在我面前，眼前的她有着明亮深邃的眼睛，秀美的面容，一脸聪明的样子，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缺陷，而我却完全无从知道她在想什么。我跟她之间被一条无形的线切割，泾渭分明地分处在两个世界里。

日后，我认识愈来愈多这些特别的孩子，男的帅女的美，外表上看不出有任何缺陷。他们跟我一样都是人类，一样黑头发黄皮肤同文同种，可是我却难以知道他们在想什么，更正确地说，是难以知道他们脑子里是如何思考与感受。他们眼中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？为何他们不爱看人，不喜与人目光相接相望呢？为何他们总是忽略身边周遭的环境与事物变动，仿佛他们对这个世界没有太多好奇，也少了感情投入。

“他们真是这样吗？”当我接触愈来愈多“我们的孩子”之后，在心中这样疑惑着。

过了段时间，又得韩老师邀请，去参加这些孩子的幼儿园结业仪式。我看到这群特别的孩子在舞台上，或站或蹲或坐或乱蹦乱跳，各有各的姿势；有人哭闹、有人叫嚷、有人发呆，目光有低垂有仰望有眺望，各自望向自己想看的方向，说是看却又目光飘忽没有焦点，似乎不像是在看着什么。一群特教老师忙碌奔走在舞台上，耐着性子安排这群孩子聚拢站定，看起来尽量像是一群从幼儿园结业的同班学生。这实在是一个艰巨又困难的任务，任凭老师们再怎么耐心努力，也只让混乱的情况稍稍好些，让典礼进行能略有秩序。其实台上的孩子们，还是一个人一个样，几乎没有同学间的情感互动，正确的说法，其实他们是谁也不理谁，几乎是目中无人，没有他人的存在。

当时我又看傻了眼，看着看着不禁又要同情起这群孩子。这时韩老师却跟我说：“我们的孩子就是这么可爱，每一个都很特别，都有自己的样子……”我听了顿时心有同感。他们一个人一个样子，就是他们的问题所在，然而却因这与生俱来的问题，让他们不受世俗规范的约束，而心性单纯直接地呈现出真实自我，这不就是所谓